

老师从来没有羞辱我

如果凡事家长如此代为出头，孩子反而依赖，稍遇逆境便想逃往避风港。对草莓族难当大任的刻板印象是怎么形成的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锻炼自身的复原能力，过度保护孩子的父母必“难辞其咎”。

人生顶肺

■周若鹏



换作三十年前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我爸妈不会知道。老师说我字体丑，多没面子，大概不会对父母说。我的美术老师黎彰传曾叫大家画餐具，我画了个有鸡腿图案的碟子，黎老师拿

起来给全班看：“我看了就没胃口吃饭了！”我难过吗？有一点，但又如何？要嘛，下次画好一点；不然，承认自己对画画没天份。更积极的想，也许长大后推出一系列“没胃口”减肥餐具。这件事，我爸妈一直不知道（现在读这篇文章就知道了）。

勿为一餐快餐公审老师

就算邻座小明的父母把我被“羞辱”的事情告诉我爸妈，他们会说什么呢？不外也是：“下次画好一点。”或“真的很丑，没奖励是应该的。”事情就过去了，断不会在未向老师了解实况之前就登报纸闹大（当年没有面子书）。家长对老师曾有无须明言的信任，老师不是完人，也有情绪有喜恶，但总之大方向便是要把孩子教好，不会轻易为了一餐快餐公审老师，搞不好还毁其前程。

我父母爱我吗？当然，但他们的方法并非盲目的护着我，尽管他们很想。爸爸后来告诉我，我二十几岁做业务时第一次要去政府部门做产品简报，他还想跟着我去呢！最后他压抑了那冲动，放我去闯。我猜想我在求学过程中，大概也发生过一些他想代我出头的情况，但终究没有。记得台湾诗人吴晟说起他陪孩子去读大学的事，有一次两人顶嘴，吴晟说：我对你多好啊，连你读大学我还搬过来陪你！孩子说：我对你才好啊，这里只有我



书带爸爸

最近的家长是不是过度关切孩子了？是不是不相信孩子拥有金刚狼般的强大复原能力？我没有因为一次的所谓“羞辱”变得自卑，也没变成自卑的连环杀手。我还懂得尊重画家，欣赏艺术，自己不会画罢了。如果凡事家长如此代为出头，孩子反而依赖，稍遇逆境便想逃往避风港。对草莓族难当大任的刻板印象是怎么形成的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锻炼自身的复原能力，过度保护孩子的父母必“难辞其咎”。

动辄发动网路攻击，是情绪使然，甚不可取。要知道大多网民也是情绪蜜蜂，不知细节，轻易追着风向蛰人，发泄以后无须负责。但当事人受群蜂攻击，就未必是轻伤了。就算老师在此一事有过失，也还有其他温和的办法解决。事情这样闹僵以后，孩子还需要尊重老师吗？反正家长会出头、网民会出头。而老师还“敢”关心这位学生吗？

老师从来没有羞辱我，他只是告诉我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，有时候说法不尽完善罢了。我有强大的复原能力，感谢爸妈、老师信任我，给了我建立自信的基础。